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七 十八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庶子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臣任溥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七

宋 李燾 撰

太祖

開寶九年據資治通鑑例年號皆以後來者為定武德元年從正月便為唐高祖武德元年更不稱隋義寧二年明皇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稱景雲三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按太宗於開寶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即位十二月二十二日改元不俟踰年與常例不同今仍稱開寶九年春正月戊辰朔御乾元殿受朝

辛未曹彬遣翰林副使太原郭守文奉露布以江南國主李煜及其子弟官屬等五十五人來獻上御明德門受獻煜等素服待罪詔並釋之各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時有司議獻俘之禮如劉鋹上曰煜嘗奉正朔非鋹比也寢露布不宣煜初以拒命頗懷憂恚不欲生見上守文察知之因謂煜曰國家止務懐復疆土以致太平豈復有後至之責耶煜心始安徐鉉從煜至京師上召見鉉責以不早勸煜歸朝聲色甚厲鉉對曰臣為江

南大臣而國滅亡罪固當死不當問其他上曰忠臣也
事我如事李氏賜坐慰撫之又責張洎曰汝教李煜不
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王師圍城洎所草召江
上救兵蠟彈内書也洎頓首請死曰書實臣所為也犬
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
變上初欲殺洎及是奇之謂曰卿大有膽朕不罪卿今
事我無替昔之忠也
壬申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釋之男子婦人配役者聽

自便

乙亥以李煜為右千牛衛上将軍封違命侯其子弟皆授諸衛大将軍宗屬皆授諸衛将軍

丙子以煜司空知左右内史事湯悦為太子少詹事太子太保徐遊左内史侍郎徐鉉為太子率更令右内史舍人張洎王克貞為太子中允克貞新塗人在江南守道中立國人稱其長者鉉性質直無矯飾有盧氏簿謝岳者鉉之故人也凡銓選之制年七十即罷去岳輿號

州刺史有隙奏岳年過不堪其任時江南人士爵齒有司疑者必質於鉉岳求哀曰犬馬之齒公實知之岳家貧親屬多仰俸禄以給今罷去即塡溝壑願公言不知鉉曰我實知而言不知是欺天也卒以實對吏部遂罷岳官然故人子弟及親族之孤貧者來依鉉鉉必分俸開館以納之　以兩浙都鈐轄使沈承禮為威武節度使初圍潤州城中兵夜出焚柵或請往救之承禮曰兵法所謂擊東南而備西北者此也命士擐甲不動既而

契挧兵去攻他壁諸將不設備者悉驚擾獨承禮所部敵人不敢窺焉

初盧絳在宣州聞金陵陷乃帥衆趨福建欲割據嶺表至歙州刺史龔慎儀閉城拒之絳怒攻拔其城殺慎儀縱火大畧所過莫不驚擾傳檄至福州觀察判官查元方斬其使巳卯上聞絳叛遣其弟龔（未見龔時為何官）齎詔書招諭之　幸左飛龍院觀衛士射遂幸北苑令衛士與契丹使騎射

庚辰詔幸西京將以四月有事于南郊

濟州團練使李謙溥以疾自隰州肩輿還京師上遣中使持湯劑就賜之又遣太醫診視謙溥累上章納祿不許壬午卒上甚悼焉賻贈加等塟事官給

癸未命翰林學士李昉知制誥扈蒙李穆等於禮部貢院同閱諸道所觧孝弟力田及有文武材幹者凡四百七十八人及試問所習之業皆無可采而濮州以孝弟薦名者二百七十人上駭其多召問於講武殿率不如

詔猶自言能習武復試以騎射則皆隕越顛沛上顧曰止可隸兵籍耳衆皆號泣求免乃悉令退去劾本州官司濫舉之罪

丙申遣太常丞魏咸熙於開封府諸縣定三等人户税額咸熙仁浦之子也　浚洛水

二月己亥羣臣再奉表請加尊號曰一統太平上曰燕晉未復遽可謂一統太平乎不許羣臣請易以立極居尊上不得已許之　太子中允高易從太子洗馬商致

用判太僕寺時方議郊禋俾繕修車輅也易從致用未見

庚戌以宣徽南院使義成節度使曹彬為樞密使領忠武節度使樞密領節度自彬始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為宣徽北院使節度領宣徽自美始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李漢瓊領振武節度使步軍都虞候劉遇領大同節度使賀州刺史判四方館事田欽祚領汾州防禦使東上閤門使梁迥領汾州團練使西頭供奉官李繼隆為莊宅副使賞江南之功也彬歸自江南詣閤門進牓子

云奉敕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始彬之行上許彬以使相為賞及還語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耶且徐之更為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布錢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上愛惜爵位不妄與人類此會要云彬以平江南故不罷旄鉞才九月而罷凡以檢校官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者並謂之使相唐制皆署敕五代以來不預政事朝會親王則分班餘官則綴本官正衙見謝則押班凡定制除授者敕尾存其銜而不署側注使字

上聞吳越王俶將入朝辛亥遣皇子興元尹德昭至睢陽迎勞之　契丹遣太僕卿耶律延寧等來賀長春節

馬步軍副都軍頭𣪍州刺史史珪坐漏泄省中語甲寅出為光州刺史

初內客省使丁德裕監吳越兵平江南德裕恃勢剛狠不䘏士卒黷貨無厭吳越王俶奏其事乙卯出德裕為房州刺史

戊午盧多遜加吏部侍郎落起復

己未吴越王俶及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等入見崇德殿宴長春殿先是車駕幸禮賢宅案視供帳之具及至即詔俶居之寵賚甚厚俶所貢奉亦增倍於前也

庚申大宴大明殿後四日召俶惟濬宴射苑中又三日幸禮賢宅

初上即位召供備庫副使魏丕謂曰作坊久積弊爾為我修整之即授作坊副使丕在職甚盡力居八年乃遷

正使上討澤潞維揚下荆廣收川峽征河東平江南皆先期諭旨令治兵器無不精辦舊床子弩射止七百歩丕增造至千步三月己巳以丕領代州刺史仍典作坊時京師有作坊諸州有作院皆有常課作坊所造兵器每旬一進上親閱之列五庫以貯焉尋又分作坊為南北別置弓弩院分作坊為南北在九月置弓弩院據會要亦在此年而無其月日今并書之

庚午命吳越王俶劔履上殿詔書不名辛未以俶妻賢德順穆夫人孫氏為吳越國王妃宰相謂異姓諸侯王

妻無封妃之典上曰行自我朝表異恩也即令其子惟濬持詔賜之先是上數召俶與惟濬宴射苑中惟諸王預坐俶拜輒令内侍掖起俶感泣又嘗令俶與晉王光義京兆尹廷美叙兄弟之禮俶伏地叩頭固辭得止上將西幸俶懇請扈從不許乃留惟濬侍祠遣俶歸國是日宴講武殿謂俶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早發俶泣涕願三歲一朝上曰川途迂遠俟有詔乃來也先是羣臣皆有章疏乞留俶而取其地上不從於是命

取一黄袱以賜俶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既歸每視事功臣堂一日命徙坐于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違顔咫尺俶豈敢寧居乎益以乘輿服玩爲獻製作精巧每修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俶在太祖朝止一入覲記聞及東軒錄等或云江南未平俶來朝太祖遣歸江南既平復來朝皆謬也五代史又云俶還國益以器服珍奇爲獻不可勝數太祖曰此吾帑中物無用獻爲按太祖待俶甚寵當無此語此語蓋出於魏王繼岌破蜀時或傳者誤節之今不取

舊儀將有事于南郊必先告太廟於是將如西京不欲載神主俱行壬申上親告太廟常服乘步輦百官班於廟庭不設樂懸止一獻不行祼禮不飲福酒不祭七祀及祀圜丘于西京前二日復命東京留守告宣祖廟焉

癸酉以皇子德芳為貴州防禦使　以宰相沈義倫為東京留守兼大內都部署左衛大將軍（案宋史作右衛大將軍）王仁贍權判留司三司兼知開封府

丙子車駕發京師

己卯次鄭州

庚辰上謁安陵奠獻號慟左右皆泣既而至闕臺西北嚮發鳴鏑指其所曰我後當瘞此賜河南府民今年田租之半復奉陵户一年談苑載上自西京還乃謁安陵蓋誤也今從實録正史

辛巳上至西京見洛陽宮室壯麗甚悦召知河南府右武衛上將軍案原本作右武上將軍考宋史職官志無此名號應是右武衛上將軍此脱去衛字謹增入焦繼勳面奬之加彰德節度使繼勳女為皇子德芳夫人再授旄鉞亦以德芳故也而繼勳性吝嗇公府

用度多所减削時論非之

丙戌以王仁珪領義州刺史李仁祚為八作副使

丁亥召沈義倫赴西京命王仁贍兼大内都部署開封

推官左賛善大夫真定賈琰權知府事

庚寅分命近臣徧禱城中祠廟久雨故也

辛卯幸龍門廣化寺開無畏三藏塔

是月發卒千人自洛城菜市橋鑿渠抵漕口二十五里

以通餽運

是春權停貢舉

先是流民歸業者止輸所佃之稅俟五歲乃復故額以是及五歲輒逃夏四月己亥令再逃者勿得還本貫

有司言準令宗廟殿庭宮懸三十虡郊社二十虡殿庭加鼓吹十二虡開寶四年郊社誤用宗廟之數今歲親郊欲用舊禮有詔圜丘增十六虡餘如前制

庚子合祭天地于南郊國史改稱雩祀恐失其實今從實録正言之還御五鳳門大赦有司將奉册上尊號上卒不受　初雨彌月

不止上遣中使齋三木輿嶽神約宿齋日雨不止當施
桎梏又使禱無畏三藏塔不如約則毁之及期始晴霽
以訖成禮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
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

壬寅大宴廣壽殿

癸卯以崇義留後王全斌為武寧節度使昭化留後崔
彦進為彰信節度使上謂全斌曰朕頃以江左未平慮
征南諸將不持紀律故抑卿數年為朕立法今已克金

陵還卿旄鉞仍加厚賜

上生於洛陽樂其土風嘗有遷都之意始議西幸起居郎李符上書陳八難曰京邑凋弊一難也宮闕不完二難也郊廟未修三難也百官不備四難也畿内民困五難也軍食不充六難也壁壘未設七難也千乘萬騎盛暑從行八難也上不從既畢祀事尚欲留居之羣臣莫敢諫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乘間言曰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咸

仰給馬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庫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揺若遽遷都臣實未見其便上亦弗從晉王又從容言遷都非便上曰遷河南未已久當遷長安王叩頭切諫上曰吾将西遷者無它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險上不答王出上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李懷忠為節度使在太平興國二年冬此時但領富州團練使三朝聖政録稱節度使者誤也晉王事據王禹偁建隆遺事正史闕之甲辰始下

詔東歸

乙巳宴從臣於會節園還經通利坊以道狹撤侵街民舍益之　命太子太師王溥與百官先歸京師　尚書左丞呂餘慶卒餘慶始罷政上欲授以旄鉞會其疾不果於是贈鎮南節度使輟一日朝遣中使護喪事

丙午車駕發洛陽宮

己酉次鄭州

辛亥至東京

初李煜既降曹彬令煜作書諭江南諸城守皆相繼歸
順獨江州軍校胡則與牙校宋德明殺刺史據城不降
詔先鋒都指揮使曹翰為招安巡檢率兵討焉江州城
險固翰攻之不克自冬訖夏死者甚衆丁巳始拔之衆
猶巷鬬則時病甚卧床上翰執縛責其拒命對曰犬吠
非其主公何怪也命腰斬之并殺德明先是上命右補
闕張霽知江州與翰俱入城翰兵掠民家民訴於霽霽
按誅翰兵翰以江州民拒守又怨民訴誅其兵發怒屠

城死者數萬人取其屍投井坎皆填溢餘悉棄江中詎奏齊徙知饒州民家貲皆鉅萬皆為翰所得聞
見末上

江州城垂破遣使持詔賜翰禁止殺戮使者至獨樹浦值大風不能渡比至城已屠矣翰因請載廬山東林寺五百鐵羅漢像歸至潁川新造佛舍遂調發巨艦十餘艘盡載金帛置鐵像於其上時號為押綱羅漢

己未詔自今旬假不視事賜百官休沐

壬戌以荆湖南路轉運使太子中允許仲宣為刑部郎

中京西轉運使起居郎李符為比部員外郎左補闕權知昇州并江南轉運使楊克讓為兵部員外郎皆以調發軍儲有勞也

江南之未平也左贊善大夫知漢陽軍李恕屢率兵渡江破賊甲子以恕為駕部員外郎　是日宴近臣及節度使於講武殿

丙寅大食國遣使來貢方物

五月己巳幸東水磑遂幸飛龍院觀漁金水河

盧絳承詔赴闕方引對時龔慎儀之兄子頡為右贊善大夫遇絳於朝詰之曰反賊汝專殺我叔父我伺爾久矣今乃在此耶遂執絳訴寃上以絳屬吏樞密使曹彬言絳驍勇願宥其死上曰絳狀貌酷類侯覇榮安可留也乙亥斬首西市盧絳被誅舊無其事此據新録本紀乃云斬絳於西京不知何故按絳死於固子陂鑿於夷門山似不在西京也且車駕時已還大梁矣何用於西京斬之此必字誤江南野録載絳歸朝實曹翰部送之太祖詰絳不即降絳言李煜未受王爵故不即降太祖嘉其忠因授龔州團練使及龔頡訴冤曹翰復言絳不可留乃殺之又言鐵券氊褥等事皆與國史異今不取然國史絳傳蓋與九國志同當更考

之

庚辰幸講武池遂幸玉津園觀稼　宋州言大風壞官舍民居凡四千六百餘間

癸未降申州為義陽軍

甲申以東上閤門副使田守奇賀契丹生辰右贊善大夫房彦均副之彦均未見　晉州以所獲北漢嵐憲石三州廵檢使王洪武等二十九人來獻洪武未見

辛卯左司員外郎知制誥扈蒙權知荆南府盧多遜惡

之也此據本傳未知所恐何事也

訪

遣司勲員外郎和峴江南道採

六月己亥以頴州團練使曹翰為桂州觀察使仍判頴州賞平江南之功也

上以晉王光義所居地勢高仰水不能及庚子步自左掖門至其第遣工為大輪激金水河注第中且數臨視促成其役王性仁孝上雅鍾愛尹京十五年庶務修舉上數幸其府恩禮甚厚甞疾病殆不知人上亟往問親

為灼艾王覺痛上亦取艾自灸自辰及酉王汗洽蘇息上乃還疾良愈復往視之賜以龍鳳氊褥又嘗宴宮中王醉不能乘馬上起送至殿揩親掖之王帳下士蒙城高瓊左手執鐙以出上顧見因賜瓊等控鶴官衣帶及器帛勉令盡心閒謂近臣曰晉王龍行虎步且生時有異必為太平天子福徳非吾所及也

蔡惇夔州直筆云太祖以晉王尹京對罷宣諭曰久不見汝所乘何馬牽來一觀遂傳呼至殿陛下御馬臺敕令晉王對御上馬太宗皇惧辭遜乃密諭曰他日汝自合常在此上下馬何辭焉太宗駭汗趨出命近侍挽留送上馬遂再拜乘馬馳走回旋於殿

庭而出太祖示繼及之意也按太祖繼及之意蓋先定於昭憲擱前矣今不取

癸卯吳越王俶遣使入貢謝朝覲蒙殊禮及放令歸國也　武寧節度使贈中書令王全斌卒全斌輕財重士不求顯赫之譽寛而容衆軍旅樂為之用其黜居外郡幾十年怡然自得識者多之

秋七月戊辰幸晉王第觀水入新池

初永安留後折御勲以郊祀西洛來朝道病後期丙子徙御勲為泰寧軍留後召御勲弟御卿為閑廐副使知

府州　是日幸京兆尹廷美第視疾後兩日復幸焉

平海節度使陳洪進以江南吳越入朝不自安戊寅遣其子漳州刺史文顥來貢方物且乞修覲禮詔許之洪進行至南劒州聞國有喪乃歸鎮癸亥

先是令諸州賣鹽斤六十錢者減為五十四十者為三十至是顆鹽減至四十四乙酉令復減四錢　命近臣祈晴於京城祠廟

丁亥詔新修歷代帝王及嶽瀆祠廟與縣鎮相近者移

治所就之

舊制天下刑獄大理寺詳斷刑部詳覆去年秋嘗有詔令兩司參議同奏時右贊善大夫張似判刑部比部員外郎李符判大理符性剛强頗輕重其法似多駁正之屢至忿競案牘轉復稽滯似上疏請復舊制不報因求外任八月戊戌以似權知榮州初偽朝官出領外任者入辭必戒飭再三及似辭上謂曰惟汝不必朕言方擢用汝似在州果有善政兩司共斷文案據似疏乃去年七月詔旨而實録本紀不著今

因似出
附見

己亥幸新龍興寺

乙巳幸等覺院遂幸東染院賜工人錢又幸控鶴營觀騎士射賜帛有差又幸開寶寺觀經藏

丁未命伐北漢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党進為河東道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宣徽北院使潘美為都監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楊光義為都虞候己酉進等入辭各賜戎服金帶鞍馬鎧仗遣之

初平江南袁州刺史劉茂忠與吉州刺史屠令堅相約拒命會令堅死監軍侍其積權知吉州其事遂寢乃與積俱入朝茂忠嘗侵掠邉邑上詰之茂忠曰臣事李煜惟力是視雖陛下親征臣當殞身不顧上嘉其忠懿庚戌以茂忠為登州刺史積為閤廐使積未見晉州獲北漢諜者趙訓械送闕下上釋不誅給裝服遣之廢江南諸縣偽署制置使

辛亥命鎮州西山廵檢洺州防禦使郭進為河東道忻

代等州行營馬步軍都監

壬子以樞密副使楚昭輔右衛大將軍判三司王仁贍分領宣徽南北院事自後宣徽使闕即命樞密使副兼領院事（宣徽使除授其後不備書此具始事故特出之）

丙辰詔分兵入北漢界西上閤門使郝崇信與解州刺史王政忠出汾州內衣庫副使閻彥進與澤州刺史齊超（超未見）出沁州內衣庫副使孫晏宣（晏宣未見）與濮州刺史安守忠出遼州引進副使齊延琛（延琛未見）與晉隰州巡檢

汝州刺史穆彥璋彥璋未見出石州洛苑副使侯美與郭進出忻代

九月甲子幸綾錦院

乙丑開封府言京城諸官司獄皆空無繫囚

丙寅始令刺史郎中將軍以上私忌給假

丁卯以庫部員外郎范旻勾當淮南諸州并淮北徐海沂等州水陸計度轉運公事上謂旻曰朕委卿以方面凡除去民隱漕輦軍儲悉許便宜從事不用一一中覆

也且聞卿素貧苟有所須但那官錢用之旻歲運米百餘萬石給京師當時稱有心計

高麗國王王昭卒其子伷權領國事庚午遣使趙尊禮入貢且請命

壬申黨進師兵抵北漢城下列寨於河汾之南敗其軍數千人於太原之北獲馬千餘匹及兵仗六百餘副

癸酉户部尚書致仕贈左僕射劉熙古卒

初平江南命著作佐郎建陽楊澈通判虔州就曹彬分

兵之任節度使郭載興載興未見方擁兵自固澈單騎直趨其壘諭以國威信載興即委符聽命辛巳命載興為海州刺史澈悉料城中軍士之勇壯者五百人為一綱部送京師土豪黎羅二姓依山聚黨作亂澈討平之擒二豪械赴闕下

辛巳郭進言領兵出忻代路俘北漢山後諸州民三萬七千餘口

庚寅幸城南池亭遂幸禮賢宅又幸晉王第

冬十月甲午朔定難節度使李光叡率所部兵次于天朝定朝兩關遣使言伺黃河凍合即入北漢界

丁酉安守忠言與洛羅寨兵馬監押馬繼恩（繼恩未見）領兵出遼州路焚北漢四十餘寨獲牛羊人口數千（按八月遣內衣庫副使孫宴宣與濮州刺史安守忠取遼州路入河東界守忠傳亦載守忠時知遼州與馬繼恩入界事而舊錄乃云遼州知州齊超上言蓋誤也齊超實澤州刺史別取沁州路入界非遼州也新錄止稱遼州當是覺舊錄誤故改之今直書安守忠）齊超言領兵出沁州路敗北漢軍五百人擒三十人（此據本紀也新舊錄無之疑實錄脫誤或與安守忠同日奏到耳當考）

己亥幸西教場觀飛山軍士發機石

庚子鄜進言破北漢壽陽縣俘其民九十餘口　黨進

言又敗北漢軍千餘人於太原城北

初涇州官歲市馬彰義節度使張鐸厚增其直而私取

之累積至十六萬貫及擅借公帑錢萬餘緡侵用官麴

六千四百餘餅事發召歸京師本州械繫其子保常及

親吏宋習上以鐸宿舊詔釋不問但罷其旄鉞而已其

所侵盜皆蠲除之保常洎習亦得免庚戌以鐸為左屯

衛上將軍鐸河朔人也

初有神降于盩厔縣民張守真家自言我天之尊神號黑殺將軍玉帝之輔也守真每齋戒祈請神必降室中風肅然聲若嬰兒獨守真能曉之所言禍福多驗守真遂為道士上不豫驛召守真至闕下壬子命内侍王繼恩就建隆觀設黃籙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宮闕已成玉鏁開晉王有仁心言訖不復降此據國史符瑞志稍增以楊億談苑談苑又云太祖聞守真言以為妖將加誅會晏駕恐不然也今不取上聞其言即夜召晉

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遥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此據吴僧文瑩所為湘山野録正史實録並無之野録云祖宗潜躍日嘗與一道士遊於關河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又曰真無每有之則探囊金愈探愈出三人若每劇飲爛醉生喜歌步虛為戲能引其喉於杳冥間作清徵之聲時或一二句隨天風飄下惟祖宗聞之曰金猴虎頭四真龍得真位至醒詰之則曰醉夢間語豈足凴耶至膺圖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也自御極不再見下詔草澤遍訪之人或見於轘轅道中或嵩洛間乃開寶乙亥歲也上巳祓禊駕幸西沼生醉坐於岸木陰下笑揖太祖曰別來喜安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後掖恐其遁去急回蹕見之一如平時抵掌浩飲上謂生曰我久欲見汝決尅一事

無他我壽還得幾多生曰但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則當速措置上酷留之俾宿後苑苑吏或見宿於木末鳥巢中或數日不見上常切切記其語至所期之夕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雷雹驟降移仗下閣急傳宮鑰開門召開封尹即太宗也延入大寢酌酒對飲宦官宮妾悉屏之但遥見燭影下太宗時或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禁漏三鼓殿下雪已數寸太祖引柱斧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將五鼓伺廬者寂無所聞太祖已崩矣太宗受遺詔於柩前即位逮曉登明堂宣遺詔罷慟引近臣環玉衣以瞻聖體玉色瑩然如出湯沐太祖英武具達生知命蓋有如此者文瑩宜不妄故特著于此然文瑩所言道士不得姓名豈即張守真耶或傳一道士也恐文瑩得之傳聞故不審如云於西沼木陰下笑揖太祖止宿後苑鳥巢中言卜月二十日夜晴則聖

壽可延一紀疑皆好事者飾說未必然也又云太宗留宿禁內此亦謬誤太祖既不豫寧復自登閣且至殿庭觀雪乎今畧加刪潤更俟考詳顧命大事也而實錄正史皆不能記可不惜哉蔡惇直筆云太祖召陳摶入朝宣問壽數對以丙子歲十月二十日夜或見雪當辦行計若晴霽須展一紀至期前夕上不寢初夜遣宮人出視回奏星象明燦交更再令出視乃奏天陰繼言雪下遂出禁鑰遣中使召太宗入對命置酒付宸翰屬以繼位夜分乃退上就寢侍寢者聞鼻息聲異急視之已崩太宗於是入繼按惇所載與文瑩畧同但即以道士者為陳摶耳摶本傳及談苑並稱摶終太祖朝未嘗入見恐惇亦誤矣當是張守真也王禹偁建隆遺事云上將晏駕前一日遣中使急召宰相趙普盧多遜入宮見於寢閣上曰吾知此疾必不起要見卿等者無它為有數事未暇行之卿等將筆硯來依吾言寫之身後切須行之吾瞑目無恨也遂授普等筆硯上自陳述普等依上

言而寫數事皆濟世安民之道普等因嗚咽流涕而言
此則謹依謨訓而行之然有一大事未見陛下處置上
曰何事也普等曰儲嗣未定陛下儻有不諱諸王中當
立何人上曰可立晉王普等復曰陛下艱難創業卒致
昇平自有聖子當命未可議及昆弟也臣等恐大事一
去卒不可還陛下宜熟計之上曰吾上不忍違太后慈
訓下為海內方小康思得長君以撫之吾意已決矣願
公等善為我輔晉王遂出御府珠玉金器賜普等令歸
第翌日上崩於長慶殿由是晉王聞普等有此奏議大
銜之嗣位後坐多遜事連秦府貶死於嶺表趙普以婦
人取媚於禁中遂獲免謹按世所傳建隆遺事十三章
此其第十一章也事尤悖謬不可信蓋開寶六年八月
趙普已罷相出鎮河陽後三年太祖晏駕此時趙普貫
在河陽安得與盧多遜並居相位耶又遺事第七章稱
杜太后及太祖召晉王秦王南陽王等相約傳位陶穀
為誓書趙普告天地宗廟此固不然也設如所言則太

祖傳位晉王約已定於建隆初矣開寳末命宰相又何請耶就使復請則決非趙普也且遺事乃一人所著其首尾固當參同今第七章既云爾其第十一章又云爾豈不自相矛盾耶臣燾嘗反覆推究此章則普之怨家仇人多遜親黨所為欲肆其詆毀故託名禹偁竄寄遺事中實非禹偁作也禹偁事太宗坐直言屢黜故羣小因之然禹偁素識道理忠義人也決不敢鑿空駕虛汙衊君父若此不顧且禹偁集所載表章多代普作禹偁傳亦稱普雅愛重禹偁縱禹偁書惡不為普隱亦須驗實傳信方太祖晏駕時普不在相位士大夫孰不知之而此章乃云與盧多遜同入宮其非禹偁所著蓋明甚必多遜親黨不習朝廷之故者所妄作也且非獨此章為不可信其它章要不全是蓋禹偁用文章名天下今所傳遺事語多鄙俗畧不似禹偁平日心聲故臣燾竊有疑焉特信其可信耳學士大夫以書託名禹偁則遽信之不復推究此最害義者故不可不辨以曉來世云

癸丑上崩于萬歲殿時夜已四皷宋皇后使王繼恩出召貴州防禦使德芳繼恩以太祖傳國晉王之志素定乃不詣德芳徑趨開封府召晉王見左押衙程德元先坐於府門德元者滎澤人善為醫繼恩詰之德元對曰我宿於信陵坊乙夜有當闗疾呼者曰晉王召出視則無人如是者三吾恐晉王有疾故來繼恩異之乃告以故扣門與俱入見王且召之王大驚猶豫不行曰吾當與家人議之入久不出繼恩促之曰事久將為它人有

矣時大雪遂與王於雪中步至宮繼恩使王止於直廬
曰王且待於此繼恩當先入言之德元曰便應直前何
待之有乃與王俱進至寢殿后聞繼恩至問曰德芳來
耶繼恩曰晉王至矣后見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
之命皆託於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貴勿憂也此據司馬光記聞誤以王繼恩為繼隆程德元為賈德元今依國史改定按開寶皇后以開寶元年二月入宮德芳以開寶八年七月娶焦繼勳女出閣時年十七歲德芳傳不載母為開寶皇后后傳亦不言有子疑德芳非宋出也當考國史方技傳馬韶平棘人習天文三式之學開寶中太宗以晉王尹京邑時朝廷申嚴私習天文之禁韶素與太宗

親吏程德元善德元每戒韶不令及門九年十月十九日既夕韶忽造德元德元恐甚且詰其所以來韶曰明日乃晉王利見之辰也德元惶駭因止韶於一室中遽入白太宗太宗命德元以人防守之將聞于太祖及詰旦太宗入謁果受遺踐阼數日韶以赦免按此與程德元傳所稱宿信陵坊夜有扣關疾呼趣赴宮邸事不同疑必有一誤今但從德元傳及司馬光記聞　文瑩湘山野錄嘗觀王禹偁所撰建隆遺事載立晉王之一節皆太祖之心自欲如此初非出於杜太后也前一段云太祖欲立太宗議已定太后遂令趙普作誓書留之禁中既而太宗即位後一段云太祖將晏駕方召趙普於寢閤問及趙普欲立太祖之子而太祖不允遂立太宗其後太宗聞之故與普有隙夫以書中前後所載一事乃不同如此何耶

甲寅太宗即位羣臣謁見萬歲殿之東楹帝號慟殞絶

乙夘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令緣邉禁戢戍卒毋得侵撓外境羣臣有所論列並許實封表疏以聞必湏面奏者閤門使即時引對風化之本孝弟為先或不順父兄異居别籍者御史臺及所在糾察之先皇帝創業垂二十年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踰越咨爾臣庶宜體朕心

丙辰羣臣上表請聽政不允丁巳宰相薛居正等同見上頓首固請乃許之即日移御長春殿謂居正等曰邉

防事大萬機至重當悉依先帝舊規無得改易　以開封府判官著作郎陸澤程羽為給事中權知開封府推官右賛善大夫賈琰為左正諫大夫樞密直學士門人襄邑郭贄為著作佐郎正諫即諫議也避上名改之

内出大行遺留物賜近臣有差

庚申以皇弟永興節度使兼侍中廷美為開封尹兼中書令封齊王皇子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德昭為永興節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貴州防禦使德芳為

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帝友愛尤篤不欲德芳異其稱呼并詔王石魏氏三公主皆依舊為皇子皇女焉

宰相薛居正加左僕射沈倫加右僕射倫即義倫也

參知政事盧多遜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樞密使曹彬加同平章事樞密副使楚昭輔為樞密使彬前以樞密使領忠武節度至是始罷

彬加平章事罷節鉞此據會要它書並不詳當考

命齊王廷美為山陵使

壬戌封昭慶公主為鄭國延慶公主為許國永慶公主

為虢國　李光叡言率兵入北漢界破保寨斬首七百級擒寨主侯遇獲牛羊鎧甲數千計光叡尋改名克叡

有司言官階州縣名與御名下字同者皆改之彰義軍為彰化軍義成軍為武成軍保義軍為保平軍感義軍為感德軍義武軍為定武軍昭義軍為昭德軍崇義軍為崇信軍歸義軍為歸化軍大義軍為大順軍義州為儀州南義州為南儀州義陽軍為信陽軍鎮寧節度使劉光義改名庭讓武定節度使祁廷義改名廷訓

先是茶鹽榷酤課額少者募豪民主之民多增額求利歲或荒歉商旅不行至虧失常課乃籍其資產以備償於是詔以開寶八年額為定勿輒增其額　又詔應諸色選人有自外引見取旨或令降資或不與官者仰銓司檢勘本無違碍及疾病者各依資注授其有自令錄降簿尉者却與役資或經遠官合放選而令守選者亦許赴集此據會要十月詔

十一月甲子追册故尹氏為淑德皇后越國夫人符氏

為懿德皇后尹氏崇珂之女允上微時娶焉

丁卯詔齊王廷美武功郡王德昭位在宰相上王偁東都事畧詔曰帝堯之化實先於敦族成周之制爰後於異姓自今朝會齊王廷美武功郡王德昭位宜在宰相上

又詔中外官除拜出入自今並於正衙辭謝違者有司議其罰始復舊制也　宰相薛居正上大行皇帝陵名曰永昌詔恭依

戊辰詔細民以農桑為業頃制奉户月輸緡錢營置良吉今皆罷之官奉並給官物令貨鬻及七分仍依周顯

德五年十二月詔增給米麥分遣使者以大行遺留物賜外諸侯

庚午以齊州防禦使李漢超為雲州觀察使判齊州仍護江南屯兵洺州防禦使郭進領應州觀察使判邢州兼西山廵檢如故國初并益廣南各僭大號荆湖江表止通貢奉西戎北狄皆未賓伏太祖垂意將帥分命漢超及進等控禦西北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所部州縣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回圖貿易免所過征稅許

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悉聽便宜處置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遣還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洞見蕃夷情狀時有寇鈔亦能先知預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故終太祖世無西北之憂諸叛以次削平武功蓋世斯乃得壯士以守四方推赤心置人腹中之所致也

國史論及祖宗故事經武聖畧所列將帥凡十四人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鎮棣州以拒北契丹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勲鎮昭義以禦北漢趙贊屯延州姚内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彦昇守原州馮

繼業鎮靈武以備西戎其十三人各隨時自見獨武守琪戍晉州事未詳當考之時瀛州防禦使馬仁瑀監覇州軍仁瑀雖兄事漢超而多自肆擅發麾下兵入敵境畧奪生口羊馬由是二將交惡上恐生邊釁即遣使齎金帛賜漢超及仁瑀令置酒講觧尋徙仁瑀知遼州漢超在齊州凡十七年為政簡易吏民信愛嘗詣闕請立碑頌德詔太子率更令徐鉉為之文與士卒絶甘分少及其死軍中皆流涕漢超立碑在開寶八年十一月今附此進守西山凡二十年少貧賤無賴依鉅鹿富人家富

人子欲殺之其婦竺氏潛以告進得免及為邢州即使訪竺氏婦竺時已死家甚困得其女撫養之如已子將嫁為大校妻女辭以世本農畝進乃擇民家子配焉在洺州日城四面悉令種柳壕中雜植荷芰蒲葦後益繁茂州人見之有泣者曰此郭公所種也　令諸州大索明知天文術數者傳送闕下敢藏匿者棄市募告者賞錢三十萬　詔諸道轉運使各案舉部內知州通判監臨物務京朝官等以三科第其能否政績尤異者為上

恪居官次職務粗治者爲中臨事弛慢所涖無狀者爲下歲終以聞將大行誅賞焉

乙亥以權知高麗國事王伷爲高麗國王　以太子少詹事湯悅卒更令徐鉉並直學士院太子中允張洎直舍人院直舍人院自洎始　以供奉官薛惟吉爲右千牛衛將軍沈繼宗及鄉貢進士盧雍並爲水部員外郎雍多遜子也起家授官即與繼宗同多遜時方寵幸上特命之非舊典云

壬午遣著作郎馮正著作佐郎張玘使契丹告終稱嗣也正未見

壬辰遣左司禦副率于延超司農寺丞徐昭文使高麗昭文未見

詔諸色選人有曾經引對特奉詔降資不許授官者有司案驗如別無遺闕並與依資注擬

是月劉鋹封衛國公李煜封隴西郡公煜去違命侯之號

十二月癸巳朔翰林學士李昉上大行皇帝謚曰英武

聖文神德廟號太祖

上初即位詔罷河東之師癸卯宣徽南院使潘美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黨進皆自行營歸闕十國紀年云十一月宋師失利燒營而歸與此不同當考

壬子毀江南諸州城上白露屋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紀一據資治通鑑例則於今年正月便合為太宗皇帝紀緣太宗改元不俟踰年與常例不同今特於改元之月乃別為紀仍就此卷不分出

太平興國元年十二月甲寅上御乾元殿受朝懸而不樂大赦改元文班常參官衣緋緑及二十年者有司上其名京官見釐務職滿者仍給俸料羣臣上壽大明殿上以親政踰月特與天下更始非故事也

丁巳以樞密直學士左正諫大夫賈琰為三司副使三司置副使自琰始

戊午契丹使鞍轡庫使蕭巴固濟來修賻禮上命引進副使田守奇勞于城外加賜以遣之　先是川峽分路

置轉運使峽鹽悉趨荆南西川民乏食太祖遣使劾兩路轉運使罪及上即位皆釋之於是命西川轉運使申文緯遥兼峽路轉運副使韓可玭兼西川路使鹽筴流通也文緯見建隆三年恐非此可玭未見

己未幸講武池遂幸玉津園　秘書丞安璘杖脊除籍為民坐知道州日受賕枉法故也

是歲高麗國人金行成始入學於國子監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八

宋 李燾 撰

太宗

太平興國二年春正月丙寅命禮部員外郎賈黄中左補闕程能左賛善大夫馮瓚分掌左藏三庫先是貨泉與金帛通掌歲久儲蓄盈羨始命分之謂侍臣曰朕以凉德繼守鴻圖凡機務邉事皆奉行先帝成規不敢輒

有改易然財貨充溢勢須別置官吏使各專其職耳黄中尋出知昇州嘗案行府廨見一室扃鐍甚固命發鑰視之得金寶數十櫃計其價直數萬萬乃李氏宫閣中遺物未著於籍即表上之上曰非黄中廉恪則亡國之寶將汚法而害人矣賜錢二十萬黄中知昇州不得其月日據本傳在二年今附見於此徐度國紀載之二月庚子不知何據也　五代藩鎮多遣親吏往諸道回圖販易所過皆免其筭既多財則務為奢僭養馬至千餘匹童僕亦千餘人國初大功臣數十人猶襲舊

風太祖患之未能止絕於是詔中外臣僚自今不得因乘傳出入齎輕貨邀厚利并不得令人於諸處田園與民爭利有不如詔者州縣長吏以名奏聞　又申禁藩鎮補親吏為鎮將自此但以牙校為之亦有宣補者禁藩侯不得補親吏為鎮將本志及會要並載於此年實録乃無之今因禁臣僚與民爭利附見其實開寶三年五月已禁矣

上初即位以疆宇至遠吏員益衆思廣振淹滯以資其闕顧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乂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

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先是諸道所發貢士凡五千三百餘人命太子中允直舍人院張洎右補闕石熙載試進士左贊善大夫侯陶等試諸科户部郎中侯陟監之於是禮部上所試合格人名戊辰上御講武殿内出詩賦題覆試進士賦韻平側相間依次用命翰林學士李昉扈蒙定其優劣為三等得河南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庚午覆試諸科得二百七人並賜及第又詔禮部閲貢籍得十五舉以上進士及諸科一百八

十四人並賜出身九經七人不中格上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人皆先賜緑袍鞾笏錫宴開寶寺上自為詩二章賜之唐時禮部放牓之後醵飲於曲江號曰聞喜宴五代多於佛舍名園周顯德中官為主之上命中使典領供帳甚盛第一第二等進士并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同出身進士及諸科並送吏部免選優等注擬初資職事判司簿尉寵章殊異歴代所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上意方

欲興文教抑武事弗聽及蒙正等辭特召令升殿諭之曰到治所事有不便於民者疾置以聞仍賜裝錢人二十萬興文教抑武事此據稽古録賜進士宴在巳巳先解褐在壬申得十五舉進士在辛巳注官在三月戊子令并言之都不書日實録所載人數與國史志不同今從本志或云太祖之幸西京也洛陽人張齊賢獻下并汾富民封建敦孝舉賢太學籍田選良吏懲姦謹刑十策太祖召見便坐問之齊賢以手畫地條陳太祖善其四策齊賢堅執其餘策皆善太祖怒令衛士拽出及還語上曰我幸西京惟得一張

齊賢我不欲遂官爵之汝異時可收以自輔也於是齊賢舉進士上決欲置之高等而有司第其名適在數十人後上不悅乃詔進士盡第二等及九經凡一百三十人悉與超除蓋為齊賢故也（此事據魏泰東軒記刪修亦未知信否故稱或云且兩存之更俟詳考）齊賢通判衡州時州鞫刼盜十餘皆論死齊賢始至為辨理存活者五人獄官及知州事恐懼譴責齊賢曰齊賢初成一名豈欲委罪衆人而自為功乎第令改正而已自江陵至桂州有水遞鋪夫凡數千户皆

漁樵細民衣食不給湘江多巨潭險石而程限與陸鋪等或阻風濤陰雨卒被笞捶齊賢言其事詔每鋪夫各減半 吳越王俶遣其子溫州刺史惟演來修貢賀登極

先是諸州掾曹及縣令簿尉皆吏部南曹給印紙歷子外或别給公據壬申詔罷公據中明書歷之制 上以摧課未均遣使分詣諸州與長吏同裁定及募高貲人主之

癸酉以商鳳為東上閤門使上在藩邸時鳳居典客之任踐阼之五日陳從信以右知客押衙為西上閤門使樞密承旨程德元以藥院押衙為翰林使陳贊以弓箭庫官為軍器庫副使王延德以監厨為御厨副使鳳時在病告中及是愈乃有是命延德東明人也商鳳未見陳贊亦未見

乙亥賜鄉貢進士孔世基同本科出身褒先聖之後也

丙子幸相國寺還御東華門觀燈

己卯吳越國王妃孫氏卒詔給事中程羽為弔祭使
庚辰詔以美名易禁軍舊號鐵騎曰日騎控鶴曰天武
龍騎曰龍衛虎捷曰神衛
五代以來諸方割據罪人率配隸西北邊然多亡投塞
外誘羌戎為寇己丑詔自今當徙者皆配廣南勿復隸
秦州靈州通遠軍及沿邊諸州　邕州言廣源州蠻酋
坦綽儂民富（案宋史作坦綽農民富）以偽漢所置十州首領詔敕
來獻欲比七源州內附輸賦稅而思琅州蠻蔽塞使不

得通願朝廷舉兵誅思琅州詒授坦綽儂民富檢校司空柴宋史作檢校司空御史大夫上柱國令廣州轉運使徐道指來之徐道未見

辛卯幸講武池以新龍興寺為太平興國寺　初江南諸州官市茶十分之八餘二分復稅其什一然後給符聽其貨鬻商人旁緣為姦踰江涉淮頗紊國法轉運使樊若氷請禁之仍增所市之直以便民

李煜舊用鐵錢於民不便二月壬辰朔若氷請置監於

昇鄂饒等州大鑄銅錢凡山之出銅者悉禁民採並取以給官鑄諸州官所貯銅錢數盡發以市金帛輕貨上供及博糴麥銅錢既不度江益以新錢民間錢愈多鐵錢自當不用悉鑄為農器以給江北流民之歸附者且除銅錢度江之禁詔從其請民甚便之（鑄鐵錢為農器別本實録見七月丁亥今并書之）然煜用兵際權宜調斂若氷悉奏以為常賦民頗怨懟若氷少貧賤嘗為豫章富人洪氏所辱心恨之既而洪氏掌本郡摧酤負煜時歲課鐵錢數百萬若

氷悉收銅錢洪氏幾至破産案樊若氷宋史作樊若水屢見前第十五卷及第十六卷

癸巳吳越王俶遣使來修時貢

命戸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雷德驤提點開封府管界鹽麴商稅課利

甲午建鄂州永興縣為永興軍 契丹遣使來賀上登極賀正

右千牛衛上將軍李煜自言其貧乙未詔賜錢三百萬

煜雖貧張洎猶匄索之煜以白金頮面噐與洎洎意歉然時潘謹修掌煜記室洎疑謹修教煜素與謹修善自是亦稍踈焉

初比部郎中張全操慷慨敢言外事太祖甚寵遇之命知靈州委以邊事全操部送嵗市官馬賂所過蕃族物粗惡戎人恚怒不受全操捕得十八人殺之没入其兵仗羊馬戎人大擾朝廷遣使齎金帛撫賜其族與之盟始定上怒召全操下獄鞫之丁酉決杖流海島全操江

東人也全操當是乾德四年知光化軍進羙刺也　西山廵檢郭進言北漢胡桃寨指揮使史温等四十四户二百四十五口内附

戊戌詔京朝官出知節鎮者借紫知防團刺史州及通判並借緋罷曰依舊　以鎮東軍安撫使知越州錢儀為慎瑞師等州觀察使仍知越州宣德軍安撫使知湖州錢信為新嬀儒等州觀察使仍知湖州儀信皆吳越王俶之弟儀好晝寢多以夜決府事及游宴信嘗為僧後反初服因其請而有是命蓋執政者戲之也　上為

晉王時左屯衛上將軍張鐸嘗假錢百六十萬於是詔悉貫之

己亥吳越王俶以山陵有期遣使來修賻禮

庚子上改名炅詔除已改州縣職官及人名外舊名二字不須廻避

壬寅大宴崇德殿不作樂

乙巳幸新鑿池賜役卒三萬五千人人千錢布一端遂幸講武池宴射玉津園

丙午始分西川為東西兩路各置轉運使副使兵部郎中許仲宣為西路轉運使考功員外郎滕中正為東路轉運使中正北海人也

丁未占城國遣使來貢方物 有司言江南諸州榷茶準勅於緣江置榷貨諸務百姓有藏茶於私家者差定其法著於甲令匿而不聞者許鄰里告之賞以金帛咸有差品仍於要害處縣法以示之詔從其請凡出茶州縣民輙留及賣鬻計直千貫以上黥面送闕下婦人配

為鐵工民間私茶減本犯人罪之半榷務主吏盜官茶販鬻錢五百以下徒三年三貫以上黥面送闕下茶園户輙毀敗其叢株者案叢株文獻通考作業樹計所出茶論如法

有司又言煑鹽之利以佐用度非申明禁法則豪民專之山澤之出不能盡征於王府矣應江南諸州先通商處已悉禁之凡舄土鹵水民並不得私煑鹽差定其罪著于甲令其諸處池監監臨主者盜官鹽販鬻以規利亦如盜煑鹽之法其通商禁法等處及西路青白鹽各

相伺察不得令私鹽侵奪公利犯者自一兩至二百斤論罪有差於是比乾德之禁增闌入至二百斤以上煑鹻及主吏盜販至百斤以上蠶鹽入城市五百斤以上並杖背黥面送闕下

初右監門衛率府副率王繼勲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家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以槥櫝貯其骨出棄於野外女儈及鬻棺者出入其門不絶民甚苦之而不敢告上在藩邸頗聞其事及即位會有訴

者亟命户部員外郎知雜事雷德驤乘傳往鞫之繼勲具伏自開寶六年四月至今手所殺婢百餘人乙卯斬繼勲於洛陽市并斬女儈八人洛陽民三輩皆為繼勲强市子女者長壽寺僧惠廣嘗與繼勲同食人肉上令先折其脛然後斬之民皆稱快

戊午宰臣薛居正沈倫盧多遜樞密使曹彬楚昭輔各賜錢五百萬銀三百斤宣徽南院使潘美北院使王仁鎬各賜錢三百五十萬銀二百斤

已未詔劉張李煜常俸外增以它給　賜齊王廷美絹萬疋錢五百萬武功郡王德昭絹五千疋錢五百萬興元尹德芳絹三千疋錢三百萬

庚申賜殿前都指揮使楊信馬軍都指揮使党進銀各六百斤殿前都虞候李重勲馬軍都虞候李漢瓊步軍都虞候劉遇神衛左右廂都指揮使楊美銀各三百斤美即光美也

辛酉詔諸道所給幕職州縣官俸其物價當以時定勿

令虧損不充七分之數　新擬賓州録事參軍孟鑾避遠宦不之任詣匭自陳上怒命決杖流海島（祖宗故事有引事惑衆誣罔切害八字疑修書官潤色今從實録）

戊午幸太平興國寺遂幸造船務賜工徒人千錢布一端還幸建隆觀

太祖受禪文武五品以上皆得廕子弟上即位諸道州府各遣子弟奉方物來貢上悉授以試銜及三班舊制以恩澤授散試官者不得同正官赴選於是新授試大

理評事王懐挺張擢上言雖迓朝命未有選期願賜甄
收許歸銓綜三月壬戌朔詔應授試銜等人特定七選
赴集試銜有選自擢等始也
癸亥工部郎中侯陟言祠部給僧尼牒每通納百錢於
有司請罷之歲令諸州上僧尼之籍于祠部下其牒俾
長吏親給之詔從其請
甲子吳越王俶復遣使來修時貢
乙丑始頒銅禁於江南諸州

侍御史任惟吉前通判陜州為下所告按得其贓丙寅

詔削奪官爵配隷汝州鎮國行軍司馬王祜惟吉姻也

祜知制誥甞引薦惟吉詔奪祜兩季俸

壬申清明始賜近臣新火

河陽三城節度使趙普來朝乞赴太祖山陵乙亥授太

子少保留京師　右千牛衛將軍董繼業前知辰州私

販鹽賦於民斤為布一疋鹽止十二兩而布必度以四

十尺民甚苦之有詣闕訴其事者下御史獄鞫實於是

責繼業為本部中郎將　香藥庫使高居張遜建議請置榷易局大出官庫香藥寶貨稍增其價許商人入金帛買之歲可得錢五十萬貫以濟國用使外國物有所泄上然之一歲中果得三十萬貫自是歲有增羨卒至五十萬貫熊克九朝通畧仍令非出官庫者無得私相易

戊寅命翰林學士李昉等編類書為一千卷小說為五百卷

初節度使得補子弟為軍中牙校因父兄財力率豪橫

奢縱民間苦之洛下有十銜內尤放恣左驍衛上將軍太原田景咸子漢明其一也上雅知其弊始即位即詔諸州府籍其名部送闕下至者凡百人癸未悉補殿前承旨以賤職羈縻之餘五人老病不任事遣還

庚寅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千百人乞賜九經使之肄習詔國子監給本仍傳送之 秦州言戎人安家族寇長山寨巡檢使韋韜擊走之韜未見

契丹在太祖朝雖聽沿邊互市而未有官司是月始令

鎮易雄霸滄州各置搉務命常參官與內侍同掌輦香藥犀象及茶與相貿易熊克九朝通畧云後有范陽之師乃罷不與通八作副使綦廷珪病告滿不落籍及愈不朝參即入班中宣徽使潘美王仁贍並坐奪一季俸錢東上閤門使商鳳西上閤門使陳從信責授閑廄使閤門祗候餘抵罪有差是年正月癸酉鳳為東上閤門使此事不知在何時今附見三月末更俟考詳

夏四月辛卯朔右拾遺郭泌言劒南諸州官糶鹽斤為錢七十豪民黠吏相與囊橐為奸賤市於官貴糶於民

斤為錢或至數百望稍增舊價為百五十則豪猾無以規利而民食賤鹽矣從之　大食國遣使來貢方物

先是詔於潞州北亂柳石圍中築城甲午賜名威勝軍

丁酉以鎮州廣陽寨為平定軍

己亥以延州永安鎮為保安軍　殿中丞劉翊勒停仍永不録用坐知劔州有盜官物者翊募人告獲上言乞賞告者朝廷以翊不用心捕賊擅立賞募人故有是命

此據別本

壬寅令西川諸州幕職官常俸外更增給錢五千

甲寅契丹遣鴻臚少卿耶律敞等來助葬

乙卯葬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于永昌陵　太祖宴駕詔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昉兼判太常寺昉歸語其子宗諤等曰堂吏不知典故豈有為丞郎而判寺乎若言判寺自丞以下至簿皆可判也何暇別命官乎唐朝丞郎兼判他局者甚多或官高則言判某官事或官卑則言知某官事或未即真則言權知某官事或言檢校

某官事唯太常卿尤為重任未聞可總而判之必朝廷不以吾不才當言權知太常卿事可矣然近者實儀判大理寺崔頌判國子監此蓋失之久矣宗諤因問凡制敕所出必自宰相今言堂吏不知典故何也昉曰命官判寺宰相必不經心惟堂吏舉近例使押字耳昉又言自太祖臨御以來百司吏艱於選補後進者多不習故事由是臺省舊規漸成廢墜云　延州民饑詔以粟二萬斛貸之

丁巳以潛龍時講學莊傑為酸棗縣令賜塗金帶銀鞍勒馬白金緡錢等莊傑未見

是月作景福殿　降詔卹刑自是每歲夏首常舉行之

五月辛酉朔賜永昌陵執事官器幣有差諸司職掌及行事吏部選人第減其選

上勵精求理前詔轉運使考案諸州凡諸職任第其優劣尋復遣使分行諸道廉察官吏壬戌河南府法曹參軍高丕伊闕縣主簿翟嶙鄭州滎澤縣令申廷温皆坐

罷軟不勝任惰慢不親事免官

上初即位安遠節度使向拱武勝節度使張永德横海節度使張美鎮寧節度使劉庭讓皆來朝癸亥以拱永德並為左衛上将軍美為左驍衛上将軍庭讓為右驍衛上将軍制辭云不敢以藩領之任重煩舊德也

初兖州龔丘縣李氏女少喪父母病心痛李禱於神不食者半月自是不復食五穀水漿不入口踰八年忽一日縱火焚其舍登山結草為廬以居州遣吏視之圍守

經七日不飲食以其事聞甲子詔本州釋之令遂其性

乙丑幸新水磑遂幸玉津園宴射

丙寅涇州言安定民妻怒其夫前妻之子婦斷其喉而

殺之上謂左右曰法當原情此必由繼嫡之際愛憎殊

別固當以凡人論也乃詔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之子

及其婦並以殺傷凡人論嘗為人繼母而夫死改嫁者

不得占夫家財物當盡付夫之子孫幼者官為檢校俟

其長然後給之違者以盜論

庚午命起居舍人辛仲甫使于契丹右贊善大夫穆被副之仲甫至境上聞朝廷議興師伐北漢實倚契丹為援遲留未敢進飛奏竢報有詔遣行既至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黨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對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契丹主頗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義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知其秉節不可奪厚禮遣還上嘗謂左右曰仲甫遠使絕域練達機宜可謂不辱君命若更得人如仲甫數人朕何患

也　是日宴崇政殿不作樂

蔡州團練使張延範前知廣州火焚公帑香藥珠貝犀象殆盡延範奏不以實又縱私奴三輩於部下受賕御史府案得其狀上先命斬其奴於廣州市癸酉責延範為護國行軍司馬

初曹翰屠江州民無噍類其田宅悉為江北賈人所占有詔州長吏訪尋其民之鄉里疎遠親屬給還之知州張齊受賈人賂為隱蔽不盡與民民訴其事戊寅齊決

杖流海島　常州言民訛言官取良人女充後宫民間相驚不俟媒妁而嫁者甚衆詔捕作訛言者得徐銓等數人悉抵法

己卯祔太祖神主于太廟廟樂曰大定之舞以孝明皇后王氏配又以懿德皇后符氏淑德皇后尹氏祔别廟熊克九朝通畧又以孝惠懿德淑德三后祔别廟

庚辰詔修鳳翔府終南山北帝宫宫即張守真所築以祀神者也

辛巳平海節度使陳洪進言已離本道入朝

丁亥詔太子中舍陳鄂等同詳定玉篇切韻藝文志載鄂等重詳定篇韻在雍熙中與本紀實録不同恐志誤也今不取

六月乙未磁州言保安等縣有黑蟲羣飛夜出晝隱食桑葉殆盡詔免其桑税

癸卯知泰州張炳言先受詔以倉粟糶與貧民使者劉文保復齎詔詔臣罷之民饑益甚轉死溝壑者愈衆臣與文保矯詔開倉救百姓倒垂之急願以屬吏詔釋其

罪　全州賴州言大水壞民廬舍

乙卯幸開寳寺遂幸飛龍院賜從官馬人一疋

己未江南西路轉運司言諸州蠶桑少而金價頗低今折稅絹估小而傷民金估高而傷官金上等舊估兩十千今請估八千絹上等舊疋一千今請估一千三百餘以次增損從之

秋七月詔華州元籍入陽平市大吏田宅悉給還之

壬戌斬宦者周延峭坐齋詔至宋州視官糴擅離糴所

出城飲酒遺失詔書故也

開寶末上在晉邸遣親信詣西邊市馬還宿要册湫祠旁中夕夢神人語之曰晉王已即位矣汝可倍道還都使者至京兆果聞太祖升遐是歲五月靜難節度使宋偓又言白龍見要册祠池中長數丈東向吐青白雲癸亥詔封湫神普濟王為顯聖王增飾祠宇春秋奉祠仍立碑紀其事　河陽言河決温縣鄭州言河決滎澤縣詔客省使翟守素發鄭之丁夫千五百人卒千人塞滎

澤之決

乙丑澶州言河決頓邱滑州言河決白馬道州言大水壞民廬舍

諸州吏護送官物上供守藏者率硾鈎為奸故外州吏負官物或至破産不能償上聞之曰此豈為天下守財之道耶庚午令左藏庫及諸庫所受諸州上供均輸金銀絲綿及他物監臨官謹視主秤無令欺而多取犯者主秤及守藏吏皆斬監臨官亦重寘其罪實録及食貨志載詔語與

乾德四年張光操論爲粟餘美詔語畧同蓋史筆潤色今不復重見止著其事

初周太祖以中書舍人魚崇諒爲翰林學士時崇諒母留陝州求解官歸養詔于長告辭日賜坐慰撫且賚其母衣物甚厚告滿百日屢遣使存問之尋拜禮部侍郎復爲學士詔書諭旨令奉母歸闕崇諒再表辭以母老病不願離本土優詔不允屬歲暮寒冽崇諒請俟春末入朝許之未幾聞周祖喪乃奔赴京師世宗舉行前詔崇諒辭曰先帝許臣至春末就職若因奔喪遽受命非

禮也固請如前約及期崇諒將母即路會世宗征高平崇諒未至陶穀間言曰崇諒宿留不來有顧望意世宗頗疑之崇諒又表陳母病詔許就養陝州訖太祖朝不起上雅聞其名欲召見之崇諒復辭以疾上不奪其志丙子授崇諒兵部侍郎致仕崇諒北海人初見長興四年

初太祖為上聘故淄州刺史李處耘女既納幣會太祖崩丁丑始入宮

戊寅遣左衛大將軍李崇矩馳驛自陝至滄棣按行河

勢視隄岸之缺亟繕治之民田被水災者悉蠲其租

自江南平歲漕米數百萬石給京師增廣倉舍命常參官掌其出納内侍副之上猶恐吏槩量不平遣皇城卒變服覘邏於是廡得永豐倉持量者張遇等凡八輩受賕為奸庚辰悉斬之監倉右監門衛將軍范從簡等四人免官同監内侍決杖

辛巳金壇縣尉周楚坐贓棄市　詔諸州蒐訪先賢筆迹圖畫因是月辛酉祖令孫進王羲之模本書附見詔在十月庚午

閏七月庚寅朔以陳洪進將入朝遣翰林使程德元往宿州迎勞之

癸巳以曹州定陶鎮爲廣濟軍

己亥幸白鶴橋臨金水河（案宋史作白鶴橋）殿直吳舜卿受詔募兵沂兖閭至泗水驛被酒手殺平民八人兖州以聞上命械繫送闕下辛丑先折其兩足然後斬之

丁未以平南軍爲太平州

己酉遣翰林學士李昉使吳越　汴水溢壞開封大寧堤浸民田害稼詔發懷孟丁夫三千五百人塞之

初天雄軍節度使兼侍中李繼勲鎮大名踰八年以疾求歸洛陽就醫藥許之仍賜錢千萬白金萬兩復上表乞骸骨庚戌授太子太師致仕繼勲數典大藩所至雖無善狀然以質直稱性儉嗇服用樸素酷信釋氏每造寺施僧則不計其費與太祖有軍中之舊故特承寵遇後月餘卒贈中書令追封隴西郡王謚莊武

甲寅以布衣孫守彬為右領衛將軍致仕時守彬女初入宮也　梅山峒蠻左甲首領苞漢陽右甲首領漢陵等率衆刼掠商人上屢遣使招諭寇暴訖不止乃命客省使翟守素發潭州兵往擊之

丁巳有司上諸州所貢閏年圖故事每三年一令天下貢地圖與版籍皆上尚書省國初以閏為限所以周知山川之險易戶口之衆寡也實録于此下即云時吳晉悉平來圖來貢者州郡凡四百卷此大悮也按地理志乃雍熙中事今削去會要亦同實録

八月癸亥黎州山後兩林蠻主歸德將軍勿尼懷化將軍勿兒遣使王子甲絲副使牟盖鬼主還祖等七十八人來貢名馬乞頒正朔尋以勿尼為歸德大將軍勿尼等加官在九月己酉今并書之

上復以詔諭苞漢陽等漢陽保險拒命乃詔翟守素進兵捕擊時霖雨彌旬弓弩解弛不堪挽明日將接戰守素一夕令削木為弩及旦賊掩至交射之賊遂敗乘勝逐北盡平其巢穴先是潭邵等州大吏富人多與漢陽交通既而得其書訊數百封守素盡焚

之反仄以安

丙寅陳洪進入見於崇德殿禮遇優渥賜錢千萬白金萬兩絹萬疋

上初即位以少府監高保寅知懷州懷州故隸河陽時趙普為節度使保寅素與普有隙事頗為普所抑保寅心不能平手疏乞罷節鎮領支郡之制乃詔懷州直屬京長吏得自奏事於是虢州刺史許昌裔（昌裔未見）訴保平節度使杜審進闕失事詔右拾遺李瀚（瀚未見）往案之瀚

因言節鎮領支郡多俾親吏掌其關市頗不便于商賈滯天下之貨望不令有所統攝以分方面之權尊獎王室亦强幹弱枝之術也始唐及五代節鎮皆有支郡太祖平湖南始令潭朗等州直屬京長吏得自奏事其後大縣屯兵亦有直屬京者興元之三泉是也戊辰上納瀚言詔邠寧涇原鄜坊延丹陝虢襄均房復鄧唐澶濮宋亳鄆濟滄德曹單青淄兗沂貝冀滑衛鎮深趙定祁等州並直屬京天下節鎮無復領支郡者矣按此時已盡罷節鎮

所領支郡矣而實錄興國七年五月辛亥又書詔以涇州直屬京不知何也今削去不著然更須考之

已卯改報先寺為乾明寺重葺之　知資州成肅言準開寶六年詔川陝諸州犯竊盜計銅鐵錢滿萬強盜滿六千者並棄市川陝鐵錢四直銅錢一願均定其法事下有司請以銀一兩為強竊盜贓銅錢一千雜犯絹一疋論罪從之

九月辛卯內品王守忠棄市坐監法酒庫盜官酒三百瓶為其匠王景能所發故也賜景能紫衣銀帶帛五束

作崇聖殿

吳越王俶將入朝先遣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來貢壬辰詔户部郎中侯陟至泗州迎勞之及惟濬至賜賚無算

乙未幸造弓箭院賜工徒人千錢布一端又幸新修三館賜役夫錢有差

唐天祐中兵亂窘乏始令以八十五錢為百後唐天成中又減五錢漢乾祐初復減三錢國初因漢制其輸官

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猶各隨俗至有以四十八錢為百者丁酉詔所在悉用七十七為百每千錢必及四斤半以上禁江南新小錢民先有藏蓄者悉令送官官據銅給其直　初廢嶺南媚川都禁民采珠未幾官復自采容州海渚亦産珠仍置官掌之於是容州始貢珠百斤賜負擔者銀帶衣服

壬寅幸水磑賜役夫衣服緡帛遂幸西御園宴射

癸卯關南廵檢應州觀察使李漢超卒上甚悼之特廢

朝贈太尉忠武節度使遣中使護其喪歸塟

丁未渤泥國王遣使來貢方物始通也

上屬意戎事每朝罷即於便殿或後苑親閲禁卒取壯健者隸親軍罷軟老弱悉分配外州自是藩衛之士益以精強乃令築講武臺於城西之楊村辛亥大閲上與文武大臣從官等登臺而觀殿前都指揮使楊信初董其事上以信病瘖不能言命天武左廂都指揮使崔翰代之翰分布士伍南北綿亘二十里建五色旗以號令

將卒望其所舉為進退之節每接旗指蹤則千乘萬騎周旋如一甲兵之盛近代無比上甚悅即遣中使賫以金帶賜翰謂之曰此朕藩邸時所服者也因謂左右曰若崔翰者必不仕晉朝矣蓋言晉朝將帥多不得其人軍政隳紊故也楊信即楊義避上改名焉

丙辰上始狩于近郊作詩賜羣臣令屬和　國子監主簿郭恕先決杖配隸登州禁錮恕先即忠恕也初責乾州司戶參軍秩滿去官遂不復仕縱放岐雍陝洛之閒

或踰月不食盛夏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人皆異之尤善畫得其畫者藏以為寶上雅聞恕先名既即位召為國子監主簿賜賚甚厚令于太學刊定歷代字書內侍押班竇神興嘗館之恕先美鬚髯一日忽盡拔去神興驚問其故恕先曰聊以效顰耳神興大怒白上以恕先無檢局放縱敗度上稍疎焉恕先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語聞且擅鬻官物取其直上怒故及于禍恕先行至臨邑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掊地為穴度可

容面俯窺焉而卒藁瘗道左後將改瘗但得其衣衾葢尸解云

冬十月辛酉命左衛大將軍李崇矩為邕貴潯横欽賔等州都廵檢使未幾徙瓊崖儋萬靡下軍士咸憚於從行崇矩盡出器用金帛凡直數百萬分給之衆乃感悦時黎賊擾動崇矩悉至洞穴撫諭以巳財遺其酋長衆皆懷附在嶺表及海上凡四五年恬然不以炎荒嬰慮舊渉海者多艤舟以俟便風或旬餘或彌月崇矩往來

皆一日而度未嘗留滯從者亦皆無恙人謂崇矩純德之報云　契丹遣使耶律阿穆爾來賀乾明節

己巳幸京城西北隅視衛士與契丹使馳射又召近臣及劉鋹李煜契丹使宴射苑中

辛未京西轉運使程能言請搉陳滑蔡潁隨郢均鄧金房等州信陽軍酒可獲大利許之仍令太常丞馮晌與內品一員同掌其事馮晌未見

壬申黎州山後兩林蠻主勿兒遣使來貢方物賀上登

極

丙子羣臣請舉樂表三上詔許之　詔兩京諸道陰陽卜筮人等向令傳送至闕詢其所習皆懵昧無所取蓋矯言禍福誑耀流俗以取貲耳自今除二宅及易筮外其天文相術六壬遁甲三命及它陰陽書限詔到一月送官

辛巳畋近郊

癸未詔分陝西轉運使為二司以侍御史張湨領陝西

河北諸州左賛善大夫韋務昇領陝西河南諸州張洎未見

詔權停貢舉一年

十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既

庚寅日南至御乾元殿受朝賀退御大明殿上壽復用

教坊樂

甲午命監察御史李瀆閤門祇候鄭偉為契丹正旦使

已亥以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石守信罷節度使為守

中書令西京留守守信鎮鄆州凡十七年不徙専事聚

斂積財巨萬計尤奉釋教在西京造寺募民輦致瓦木驅督峻急而所給不充其傭直民甚苦之　鎮安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党進出為忠武節度使進掌禁衛凡十二年嘗徼巡京師閭巷間有畜奇禽異獸者進或見必命左右取而放之罵曰買肉不供父母反飼禽獸乎上時在晉邸有名鷹親吏養之甚謹進詰責將取放吏欲走白晉王進遽止且與之錢令市肉謂曰汝謹視此無使為他物所傷京師傳以為笑及鎮許下幕府吏小

忤意必命左右批其頰其變詐麄暴皆此類也嘗為杜重威家奴重威子孫貧賤進月分俸錢給之人亦以此稱焉

下蔡縣主簿張利用冐稱其亡兄秉官求進用丙午詔決杖配隸商州禁錮

戶部郎中侯陟知吏部選事會選人有冐妄事發陟當連坐知雜事雷德驤將劾奏之陟遂造便殿自首服上特赦其罪癸丑以陟為河北轉運使　幸御龍弓箭直

新班院賜軍士錢帛有差還苑中宴射　詔諸道州府
監臨官自今不得擅離所任詣闕奏事有所聞見許實
封附遞以聞必須面奏者别聽勑旨
諸道所送知天文相術等人凡三百五十有一十二月
丁巳朔詔以六十有八隷司天臺餘悉黥面流海島
詔流内銓選人所試判自今分四等定其優劣
庚午畋近郊遂幸金鳳園賜從臣飲
有司言礬官歲鬻礬不充舊貫請嚴其禁癸酉詔私販

化外礬至三斤私煮及盜至十斤者並棄市餘悉決杖配流已論決而再犯雖所犯不如律亦決杖配流還復犯者死

初江南未平私渡江者及舟人並棄市戊寅始除其禁

辛巳高麗國王伷遣其子元輔來修貢賀登極

壬午契丹遣太僕卿耶律特爾格（案遼史作太保迭烈割）禮賓副使王英來賀明年正

癸未靜海節度使丁璉遣使修貢賀登極

甲申詔先募民斷買場務或有羡利即收入已屬已差監臨之官其主吏犯者法司處以監主自盜或至棄市殊非中典良用惻然自今準盜論罪止流又詔持杖穿窬法當强盜近者多云棄及於外空手入室既難覆驗實啟姦心自今以强盜論並從權大理少卿趙齊之請也齊末見

是歲靈州通遠軍諸蕃族剽畧官綱詔知靈州安守忠通遠軍使董遵誨討之遵誨部分將出諸蕃族大懼盡

歸所剽畧肉袒請罪遵誨即慰撫之自是各謹封界秋毫不敢犯上命遵誨兼領靈州路廵檢在通遠軍凡十四年剽畧官綱據党項傳在此歲因見遵誨事傳稱命守忠遵誨討平之守忠傳既無所載遵誨傳則未嘗出兵也恐党項傳或悞今畧加删潤

初南漢人取昭州偽政酷暴民不聊生周渭率鄉人六百踰嶺避地零陵未至賊起斷道絶糧復還恭城則廬舍煨燼遂奔道州又為賊所襲渭倉惶北走不暇與其妻莫荃訣二子年幼留荃所荃父母欲嫁之荃涕泣誓志曰渭非久困者今違難遠

適必能自奮乃親績碓舂以給朝夕二子皆畢婚嫁凡二十六年於是渭為廣南諸州轉運副使使人訪求得之渭時已改娶欲復迎荃荃曰君既有室我不可復往且吾與婦孫居此久矣不宜舍去時人嘉歎為著莫節婦傳渭亦具奏詔特爵命之并其二子皆賜以官南漢取昭州乃周廣[illegible]運元年

是冬北漢遣侯言晉潞邢洺鎮冀等州皆治戎器及攻城之具又轉漕芻粟北漢主甚恐